

今天我抢着皇位了吗？

皇上一向与我不大亲近，即便因为我杀我爹的事情对我改观了不少，但感情不到位，一切都白费。

尤其他最近在病中，就只召小皇后侍奉左右。

我倒不是有多想伺候他，而是因为我知道，他已经时日无多，而他心目中的继位人选，是大皇子。

改变他的想法，我是没戏了，但改变他的遗嘱，我倒可以努力一把。

所以我才急着给小皇后搞事情，只有她的事儿多了，皇上身边才有我的空挡，我才好下手。

果然，不出三日，京都谣言四起，小皇后伺候皇上汤药的时候，一会儿就被叫出去一趟，一会儿就出去一趟，很是焦头烂额的模样。

次数多了，皇上自然心疼她，但他的身子已经虚弱到无法起身，更别说像从前一样为她遮挡风雨，便只说让她去忙，留了别人伺候。

于是我的机会就来了。

当然，这几天，我也并没有闲着，我安排了我儿子的假死。

琏儿、琮儿，是我两个儿子的名字，为了能够有资格继承皇位，我只能留一个。

这很好选，琏儿精明健朗，妥帖玲珑，琮儿却憨厚有余，聪慧不足，我自然选择聪明的琏儿。

但是很多时候，不是我选了便能如愿。

在我选择留下琏儿之后，琏儿却死了，真死，死在御花园的池塘里。

为了成为太后，我做了很多的准备，也曾有过许多的设想，但唯一没想过的，就是黑发人送黑发人。

但我确实是个冷漠无情的人，一屋子的奴婢都伤心不已，我却在怔愣片刻之后，觉得这不失为一个能留在皇上身侧的好方法。

琏儿向来懂事贴心，皇上也是真心疼爱过的。

所以他听说琏儿的死讯甚是伤心，身体越发不好了，见我随侍在他左右，也不忍赶我，只是时常宽慰我，偶尔会劝我去休息。

但他一说让我走，我就哭，一哭就止不住，嚤嚤嚤像公鸡打鸣。

他通常会不吱声，倒也不是不想，而是在我的打鸣声中插不上话。

大部分的时候，他都会在我还没进入真正的表演之前，就已经力乏困倦，沉沉昏过去，我就悠悠喝茶润润嗓子，等他醒了继续哭。

他也是怕了我了，再不提让我回去的事情。

于是我便每天准时准点，端着药碗将他扶起来：「大郎，该吃药了。」

然而我没有想到他还是个顽强型选手，天天在死亡线上来回蹦迪，就是不咽气。

眼见着朝堂越来越稳固，大皇子越来越得人心，我却是坐不住了。

正在我琢磨着怎么神不知鬼不觉的，让皇上从自己个儿蹦迪，变成和牛头马面一起蹦迪时，他不行了。

那天他一直吊着一口气，我知道，他想见小皇后。

我说我派人去请了，其实我没有。

如果小皇后来了，他死前身边就不止我一人，那遗嘱我还怎么造假？

副本难度太大，我不干！

他一直呢喃着小皇后的名字，我知道，他放不下她。

但他放不下也得放，他这一生都做不得主，如今临了，也不会有意外。

这个世界，本就不给软弱的人留活路。

就在我拿起被子，准备给他个痛快的时候，他突然睁开了眼，眸子里有了些神采的样子。

我吓了一跳，手便停住了。

他却沙哑的声音开了口，那语气是我不曾听过的温柔：「澜儿，你终于来了。」

他和煦地笑，眼角眉梢都舒展开来，面上竟浮现了少年气的羞涩：「我很想你，行也想，坐也想，卧也想，时时刻刻都想.....」他顿了一顿，嗓音中带了丝丝的委屈与愧疚：「你却从不曾入梦，可是还在怪我？」

我从来都不懂爱，也不懂情，但看他这般模样，突地有了一点点的触动。

他忽然笑了，柔光缱绻地看着前方，慢慢抬起了手臂，似乎是要牵住谁的指尖，表情是从未有过的安心宽慰，下一刻，手倏地重重落下，没了气息。

我的心咚的跳了一下，像是被锤子锤了，一瞬间有些恍然，但马上就觉得：真是运气来了！

片刻，我叫了人进来，随即，皇上驾崩的消息传遍了朝野。

我以为，只要皇上死的时候，只有我一个人在边儿上，那他的遗言自然我说啥是啥。

可惜我以为的只是我以为。

我没想到，小皇后手里竟然有传位圣旨。

我能怎么办？

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公鸡打鸣，啊不，嚶嚶泣泣，说皇上惜琮儿早夭，又怜我们孤儿寡母，才临终前改变了想法，让琮儿继位。

这话真的是此地无银二百五，我知道很废柴，但我真的尽力了。

幸好我这些年培养了不少后宫势力，朝堂也结交了一些大臣，还有傅丞相一派站在我这边，再加上小皇后和大皇子最近的风评不大好，竟真能在继位之事上，隐隐形成对峙之势。

看着琮儿那副傻了吧唧的呆样，我非昧着良心说他聪颖过人，我也挺难的。

但老话说的好，黄鼠狼还知道夸孩儿香呢，我能不如一个畜生吗？

我能！

因为小皇后从容开口：「城外还有五万的勤王之师没走，毕竟是国家大事，合该通知他们，回疆夷路上的二十万大军，也应召全部回来。」

威胁！赤果果的威胁！

恐吓！明晃晃的恐吓！

嘿！就我这暴脾气，我能忍？

我当然不能！

咳咳，卡壳了，不能不忍！

眼见着大臣们纷纷倒戈，到嘴的太后之位飞了，我的心简直在滴血。

这走向太刺激了，我真的遭不住。

可我必须保持冷静，分析利弊，死地求生，然后淡定地.....

.....认怂。

但这件事并不是认怂就能解决的，我知道。

历史上所有的夺嫡之争，要么赢要么死。

但我可以输，我不能让琮儿死。

倒不是因为什么母性光辉，而是他死了，我以后造反成功把皇位给谁去？

所以我对琮儿的彩虹屁都到嘴边了，又生生地把彩虹吞了回去，改成琮儿年幼，难固国本，不堪大任。

我还自请入静心佛堂，日日在佛前诵经为先皇祈福，绝不踏出半步。

不管小皇后和大皇子是真信了我的鬼话，还是不想落得苛待幼弟寡妃的名声，他们点头了。

其实我知道，他们一定会放过我，因为他们善良，善良人的同情心最好利用。

但是傅丞相就没有我那么好运了，他被判斩于市。

他死之前，派人将一封信和一方符印交给了我。

信里是两份名单，一是他的朋党，一是他的死士，符印则是与之联络的信物。

除此之外，他除了一句「好自为之」，一个多余的字都没有给我留。

我粗略的看了一遍那份长长的名单，不得不感叹，这个老小子的社交手段，真是车水马龙，四通八达、川流不息。

老实说，我还真有点佩服他。

丫鬟却在旁边幽幽地叹了口气：「将娘娘安排好，老爷也就能安心去见夫人了。」

夫人？傅丞相还有夫人？

我从未听说过傅夫人的只言片语，便随口问了一句，谁是他夫人？

得到的回答，让我内心的震撼久久不能平息。

原来我娘在嫁给我爹之前，一直都是傅丞相的两情相悦、伉俪情深。

小卧槽你是不是有很多问号？

我也有！

我不止有很多问号，我还有很多卧槽！

卧槽卧槽卧槽，重要的卧槽说三遍！

这信息量太大了！

我消化了半晌，又想到了一些事情，忽然就有一种恍然大悟明白了的感觉。

难怪.....

难怪我衣着清凉地诱惑勾引，他给我把衣服披上，嘱我小心着凉。

难怪我舞姿窈窕地殷勤逢迎，他给我把衣服披上，劝我爱惜羽毛。

难怪我粉面桃花地唱曲儿为他祝寿讨好，他依旧是为我把衣服披上，让我大家闺秀不要学伶人戏子那套。

合着我拿你当情人，你想当我爹？

那也.....不是不行。

就看你在地府能不能争点气，干过我爹，逆风上位了。

反正谁当我爹，我都行，我都可以，我不挑。

我说过我坚定地想当太后，有多坚定呢？

我为磐石，太后作蒲苇，蒲苇韧如丝，磐石无转移的那种坚定。

说人话就是，自由诚可贵，生命价更高，若为太后故，可以勉强抛一个。

所以我进了静心堂也没闲着，当然不是忙着念经，而是忙着造反。

很快，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哐哐当当就砸我脑门上了。

之所以是哐哐当当，而不是哐当，主要是因为这个机会实在是太跌宕起伏了。

小皇后，啊不，现在应该叫小太后，啊也不对，薨了的小太后，她死了。

双重肯定表更肯定，她确实死了，享年二十岁，谥号仁圣德皇太后。

这次真不是我下的手！

我保证！

但也跟我脱不了关系。

她是被流言蜚语逼死的，而流言蜚语是我散播出去的。

还记得我之前说的知识点吗？

自古深情最无用，还伤人。

别问，问就是因为爱情。

百里牧云作为太后，理应从凤栖宫移居寿康宫，新帝秦桀阳不准，引得朝野议论纷纷。

百里牧云强行移宫，又为秦桀阳主持选秀纳妃，秦桀阳气得面色铁青，当场拂袖而去，朝野又议论纷纷。

封妃大典当晚，大雪纷飞，秦桀阳在百里牧云的宫外站了一整晚，寿康宫蜡烛燃了一夜，却硬是没开门，朝野.....朝野消息不大灵通，过了好几天才议论纷纷。

真是的，朝野嘴太碎了，咋那喜欢议论纷纷呢！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